

呂祖謙全集

第七冊



浙江文獻集成



黃靈庚

吳戰壘

主編

呂祖謙全集

第七冊

左氏傳說

左氏傳續說

兩漢精華

浙江古籍出版社

點校說明

杜海軍

《左氏傳說》，又稱《春秋左氏傳說》，或稱《左氏說》，是呂祖謙研究《左傳》系列中的一部重要著作。

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左氏傳說》在宋世有三十卷的刻本，惜未能傳下來，其原始面貌亦無從考究。現存有四種傳本：最早者是《通志堂經解》（簡稱《通志堂》）本，其次是文淵閣《四庫全書》（簡稱《四庫》）本，《四庫全書薈要》（簡稱《薈要》）本，再次是《金華叢書》本。這四種本子基本面貌相同，當屬於同一個系統的版本。

在這個系列的版本中，《通志堂》本雖然最早，但誤處較多，如晉國「程鄭」，《通志堂》本作「鄭程」。宋人華姓，《通志堂》本作「華姓」，顯誤。《通志堂》還多有脫字。這些錯誤脫漏，《金華叢書》都做了校改。而兩個《四庫全書》本與《金華叢書》本比，疑因避諱，也多有擅自改動之處。如凡文有「夷狄」等字樣的，多改為「荆蠻」或「荆楚」。全面衡量之後，決定採用《金華叢書》本作爲工作底本，而以《薈要》本爲對校本，《通志堂》本、《四庫》本爲參校本。

《左氏傳說》取材廣泛，旁徵博引，極爲豐贍。然經核對，發現引文與原文間多所歧異。

如，卷十三《周原伯魯不說學》，呂祖謙引《論語》「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其原文是「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較原文落一「者」字。卷十四《費無極言於楚子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王說》呂祖謙引《左傳》「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一段。較《左氏》原文少「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二句。卷十五《昭子如宋逆女公若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九月戊戌伐季氏》，呂祖謙引《左傳》「子家子曰天祿不再不如早之晉」，而原文是「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干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闕三十多字。這可能是呂祖謙行文的需要，有意芟節，並非原文。所以，只校《左氏傳說》而不再按所引文字的原書增補。除非有妨礙文義者，則據引文原書校改。

應《呂祖謙全集》主編黃靈庚先生之邀，承擔點校此書，參與本書校對工作的研究生有閻春、王真真、李康、呂文娟等，在此表示謝意。由於時間倉促，加上本人水平有限，或有疏漏，祈請指正。

看左氏規模「一」

看《左傳》須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試以隱公六七年間考之，事皆備。所謂一代之所以升降者，春秋之際，三代之衰也。然去三代雖遠，先王之流風遺制，典章文物，猶有存者，禮樂征伐，尚自天子出。如鄭武、莊爲平、桓卿士，鄭伯爲左卿士，則諸侯猶人爲臣。如伐曲沃，立哀侯，則猶能立君。至於宋公不王，鄭伯伐以王命；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之；則征伐之權尚在。如戎朝發幣，猶不廢禮。觀鄭莊封叔段京城過制，而祭仲之諫張皇駭愕。翼以九宗五正，逆晉侯于隨，此蓋成王封唐叔之灋。則先王制度尚存。凡此皆三代之餘澤未泯。使平王當此之時，能振作奮厲，尚可有所爲，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然所以不三代而春秋者，蓋由平王自爲不振。如鄭莊公爲卿士，當用則用，當廢則廢，何必虛言欺之。此全失人君之體。曲沃莊伯本出孽，正當助翼伐曲沃，今乃助曲沃伐翼，此附臣伐君，全不是天討，君臣之綱亂矣。仲子，惠公之嬖妾也，今乃以天王之尊，而下賄諸侯之嬖妾，則夫婦之綱亂矣。以至祭伯非王命而私交武氏子。非王命而求賄，及鄭伯怨王奪政而有交質之舉若敵國，然則王綱解紐，委靡削弱，因以不振，皆是

平王自壞了。所謂「一國之所以盛衰」者，試以魯、衛、鄭、宋言之。如臧僖伯諫觀魚，攷其言而及典章文物之盛，孔子所謂「一變至道」者於此可驗，而韓宣子亦謂「周禮盡在魯」。至於其後而猶有存，如鄭莊公有權謀，善用人，當時有祭仲、子封、原繁、洩駕、曼伯、子元之徒，皆爲之用，故能以小而強。而其後有子皮、子產之徒出來。如衛之亂，石碚以身殉國，定亂討賊，維持社稷，而其後有史鮪、蘧瑗之徒出來。故季札有「衛多君子」之言，發源蓋始於此。至於宋之宣、穆亂父子繼立之義，而貽殤公、子馮之亂，其後隨有六卿爭政，骨肉相殘之禍。舉此數端，雖數百年之事，皆可槩而見也。所謂「一君之所以治亂」者，且以隱公言之。惠公既沒，隱公居長，本自當立，徒以姑息惠公之愛，遂居攝而不能正君位。至如費伯非公命而城郎，公子豫非公命而擅及邾、鄭盟，公子翬非公命而帥師，皆隱公不能收君柄，故末年所以有鍾巫之變也。所謂「一人之所以變遷」者，今且舉兩端而言之。有自善而入惡者，有自惡而入善者。如鄭莊寘母姜氏於城穎，天理已絕，古今大惡也。及其終也，一有悔心，因穎考叔以遺羹之意開導也，天理油然而生，遂爲母子如初。此自惡入善者。如鄭請成，陳侯不許，五父有「親仁善鄰」之諫，見得歷歷分明。其於謀國也如此，豈不甚善？不一二年間，如鄭洳盟而歆如忘，全不以盟誓爲事，到此昏然不曉，如喪心失志者，與前面諫陳侯時和氣無復存，幾乎自是兩個人。此自善入惡者。讀《左氏傳》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矣。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所謂「一書之得失」，如序鄭莊公之事，極有

筆力。寫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見。始言「亟請於武公」，「亟」之一字，母子之相仇疾，病源在此。後面言「姜氏欲之，焉辟害」，此全無母子之心。蓋莊公材略儘高，叔段也在他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而莊公之心愈緩。待段先發而後應之，前面命西鄙北鄙貳於己，與收貳爲己邑，莊公都不管，且只是放他去。到後來，罪惡貫盈，乃遽絕之，略不假借，命子封帥師伐京。段奔鄆，公又親帥師伐鄆。於其未發，待之甚緩；於其已發，追之甚急。公之於段，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者也。然莊公此等計術，施於敵國則爲巧，施於骨肉則爲忍。大凡人於骨肉兄弟分上，最不可分彼曲我直，纔分一箇彼曲我直，便失親親之意。觀莊公始者欲害段，而有「姜氏欲之，焉辟害」之語，則是欲曲在姜氏，直在莊公。及其欲伐段而待其惡大，亦欲曲在叔段，直在莊公。此所以伐之無辭。莊公之心，只分曲直兩字，殊不知兄弟間豈較曲直？纔言彼曲我直，彼我對敵，便有日相戕賊之害。此《左氏》鋪敘好處，以十分筆力，寫十分人情。其後序周、鄭交質一事，則全不能分別君臣之大義。如云「周、鄭交質，與結二國之信」，此等言語似敵國一般。蓋周之衰，習俗見得如此。《左氏》雖才高識遠，然不曾明理，溺於習俗之中，而不能於習俗之外別著一隻眼看。此《左氏》紀述之失也。若向所說《通鑑》四條，六七年間，亦可見得軍制。如鄭之敗燕，以三軍軍其前，潛軍軍其後，若此之類，人孰不知其爲兵制？至於不說兵制，因而見之者，須當看也。如諸侯「敗鄭徒兵」，此雖等閑句，而三代兵制大沿革處可見於此。蓋徒

兵自此立，而車戰自此浸弛也。財賦之顯然者，人孰不知其爲財賦？至於不說財賦，因而說之者，須當看也。如臧僖伯之諫觀魚，此固非論財賦，然所謂「魚鼈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之類。此亦見當時惟正之供，其經常之大者雖歸之公上，而其小者，常在民間。此所以取之無窮，用之不竭也。如武氏子來求賄一事，此可見天子之權不振，不能使諸侯自來貢，而反求之。蓋^{〔一〕}周之盛時，自有《大喪記》之類，使其制不廢，亦何緣至於求賄？地位也^{〔二〕}，須當如此。考如鄭武公、莊公爲王卿士，則猶有官制之舊。《左氏》一書，接三代之末流，五經之餘派，學者苟盡心於此，則有不盡之用矣。故今特言其大槩耳。

校勘記

〔一〕《看左氏規模》一節，《通志堂》本在《左氏傳說目錄》一節前。

〔二〕「蓋」，原作「兼」，據《薈要》本、《四庫》本改。

〔三〕「也」，原脫，據《薈要》本補。

呂祖謙全集第七册左氏傳說目錄

看左氏規模

第一卷

隱公

祭仲諫鄭莊封叔段

石碻諫衛莊寵州吁

師服諫晉封桓叔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

秋會于溫盟于瓦屋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

羽父請諡與族

滕薛來朝爭長

鄭莊因人許而曰寡人有弟弗能和協

息侯伐鄭

桓公

宋督弑君與大夫

臧哀伯諫取郕大鼎

條之役千畝之戰

..... (一)

..... (一)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五)

..... (六)

..... (六)

楚武王侵隨 (七)

魯以周班後鄭 (七)

鄭忽辭昏 (八)

楚子伐隨隨敗 (九)

楚子伐隨 晉滅耿滅霍滅魏 (一〇)

虢仲與芮梁荀賈伐曲沃 (一〇)

莫敖請濟師 (一一)

鄧曼謂鬬伯比非衆 (一一)

鄭厲奔蔡 公會宋伐鄭 (一二)

莊公 (一二)

單伯送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一三)

齊無知弑君諸兒 (一四)

第二卷 (一四)

莊公 (一四)

齊小白入于齊 會于郵齊始霸 (一五)

師及齊師戰乾時 公敗齊師于長勺 公敗宋師于乘丘 (一七)

齊桓霸中國 侵蔡伐楚 晉文退舍避子玉 (一七)

荆伐鄭	楚人伐鄭	(一八)
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	鄭伯將王自圍門人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	(一九)
齊侯使敬仲爲卿	(二〇)
懿氏卜妻敬仲	畢萬筮仕於晉	(二一)
有嬀之後將育于姜	畢萬之後必大	(二一)
楚公子元帥師伐鄭而處王宮鬪射師諫則執而梏之	秋申公鬪班殺子元鬪穀於菟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二三)
閔公	(二四)
狄人伐邢	狄人伐衛	(二四)
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	(二四)
僖公	(二五)
晉假道於虞以伐虢	(二五)
驪姬欲殺申生	(二六)
第三卷	(二八)
僖公	(二八)
士蔿築蒲與屈	晉侯伐屈夷吾不守盟而行乃之梁	(二八)
陳轅宣仲勸申侯美城	後申侯見殺	(二九)

鄭太子華請去三族 (二九)

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人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 (三一)

秦饑晉閉之糴 晉侯背賂中大夫 (三一)

管仲辭上卿禮 (三二)

秦晉戰于韓原 (三三)

城鄆役人病 (三四)

管仲卒五公子求立 (三五)

宋敗齊師于鄆 晉敗秦師于穀 (三六)

宋襄盟于鹿上 (三七)

王與晉陽樊溫原攢茅田 (三八)

子犯言子玉無禮 子犯請擊秦 (三九)

頽叔以狄師伐周 王出鄭鄭伯省視官具于汜 (四〇)

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 (四一)

第四卷 (四二)

僖公 (四三)

晉侯侵曹伐衛 戰于城濮 (四四)

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秦伯說與鄭人盟 (四五)

蹇叔言師之所爲鄭必知之 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四七)

文公 (四七)

諸侯朝晉 衛成公不朝 (四九)

先且居請君朝王臣伐衛 (四九)

楚國之舉常在少者 (五〇)

秦伯復使孟明爲政 秦伯猶用孟明 (五一)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 (五一)

晉人懼無禮於公請改盟 (五一)

楚滅六蓼 邾滅須句 (五二)

晉蒐于夷易中軍 (五四)

士會如秦納公子雍 晉納捷菑于邾 (五四)

趙孟殺公子樂立公子雍 卻缺請復衛田 士會在秦 (五五)

賈季怨陽子易班 先克奪蒯得田 (五六)

范山言晉可圖 (五七)

第五卷 (五七)

文公 (五七)

夷之蒐士穀將中軍 先克言狐趙之勳不可廢 (五七)

西乞術來聘 (五八)

秦伐晉胥甲趙穿無功 (五九)

君弱不可以怠 (六〇)

羣蠻百濮叛楚 楚人謀徙阪高 (六一)

宋饑公子鮑竭粟而貸 (六二)

晉侯不見鄭伯 鄭子家以書與趙宣子 (六四)

敬嬴私事襄仲 仲殺惡及視 (六五)

宣公 (六五)

宋鄭戰于大棘 宋城城者謳 (六五)

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六六)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六六)

楚滅舒蓼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六七)

令尹蔦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 (六九)

邲之戰楚莊不築武軍 (七一)

第六卷 (七一)

宣公 (七一)

晉楚戰于邲晉師敗績 (七一)

邲之戰晉楚軍制 (七七四)

成公 (七七七)

欒書救鄭楚禦桑隧 欒書侵蔡侵楚侵沈獲沈子揖 (七七八)

晉卻至如楚聘楚子享之 (七七九)

成子受胙于社不敬 (八一)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 (八三)

第七卷 (八三)

成公 (八三)

聖人內外無患 (八四)

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 (八五)

襄公 (八五)

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 (八六)

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八七)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 (八七)

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 (八八)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 (八八)

荀偃士句請伐偃陽 荀偃言雞鳴而駕塞井夷竄 (八九)

鄭子駟爲田洳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以作亂 (九一)

同盟于亳范宣子言不慎必失諸侯 會于戚范宣子假羽毛於齊 (九二)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 (九三)

晉悼賜魏絳樂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九三)

晉平公即位改服脩官會于溴梁 (九四)

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 (九五)

楚子言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 (九七)

第八卷 (九七)

襄公 (九七)

諸侯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 鞏之戰大敗齊師 (九七)

齊侯遂東太子光後光即位殺太子牙 (九八)

范宣子逐欒盈欒盈復入于晉 (九九)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一〇〇)

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愛悼子 (一〇一)

太史書崔杼弑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氏聞 (一〇一)

太史盡死執簡以往 (一〇二)

蔦掩爲司馬子木庀賦掩書土田 (一〇三)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一〇四)

秦伯使其弟鍼如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當御三云叔向不應……………(一〇四)

宋寺人伊戾無寵於太子痤譖諸公而害之……………(一〇六)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 宋左師請免死之邑……………(一〇七)

第九卷……………(一一〇)

襄公……………(一一〇)

崔杼廢成立明 慶封好田香酒 陳無宇言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一一〇)

吳季札來聘觀樂……………(一一二)

吳季札聘列國觀人材……………(一一三)

鄭子產如陳涖盟而知陳亡……………(一一五)

鄭子皮授子產政……………(一一五)

昭公……………(一一七)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一一七)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一一九)

韓宣子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一二〇)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張趯曰甚矣子之爲此來也……………(一二一)